

雅

柏  
規  
山  
房  
集

文三  
文四



柏硯山房文集卷三

贈序

贈陳仰韓序

戊寅

上元梅

會亮伯



有屋十數楹當市聲車馬之所不至可以樂琴書奉倫  
黨奴婢人各一應門洒掃之職不至於躬親有上農之  
口而粢盛饘粥之費無所求於世亦不爲世所歆羨無  
禽犢饋獻往來冠帶之瑣瑣水陸行不出數百里外非  
有奔走期會販鬻之勞瘁迫之使然此其樂千百人內  
往往有之非世所指名者也若夫有是樂而得以其暇  
討論得失作爲文章嘯歌古人則其樂又有大者焉然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一

文章之士常出於饑寒愁苦而有是樂者或敝心力於  
錙銖囊篋而不自知然則樂非難也有而知其樂者固  
天之所吝哉余於文章之士得交者三人曰管君異之  
曰吳縣王惠川桐城方植之方余之初交於三君也皆  
心壯志盛視窮愁不爲蒂芥及年加增而境益困往往  
中酒悲嘆而余亦自悼其志之紛而學之無成也最後  
乃得交陳君仰韓君家故素封後中落然無求於世而  
一以學問文章爲事善議論踔厲慷慨所謂有是樂而  
能知其樂者交游中獨於仰韓見之而已嗚乎惠川以  
貧故客豫章死矣管君及余落落無所適植之亦流宕

不能歸而君方偃仰一室馳騁乎翰墨之娛嗚乎豈易  
得者哉豈易得者哉

贈汪平甫敘

壬午

壬午秋與平甫同寓京師相樂也已而將別平甫曰君  
行矣強爲我一言子若言則吾先言所志者而質之子  
其可乎蓋吾自束髮以至今吾之志凡三變而未始有  
極也吾少爲科舉之文見夫鴻生鉅公出語驕人以爲  
文章者契券也功名者有途路者也味是則不足稱時  
人矣勞吾精敝吾神以從事焉凡書之博大奧衍閭里  
師所不蓄者見之而若驚拾焉而若免懼其勞吾神而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二

敗吾志也而又見夫循此者得不循此而亦得或循此  
而未必得吾之心疑焉然而歲月遷於上而毛髮變於  
下如是者已七八年此吾之一變也諛聞以爲高弔詭  
以爲狂亦嘗聞其風而慕之不該不徧之單文碎義獵  
取以爲夸而書之大體者不知也以爲讀書者怡吾神  
適吾性而已不知而不問是縣解也戾古而自作是圓  
機也不必勞身苦心以索解於不可作之古人華筵當  
歌駮駸其形飄飄乎若神厲九霄而冀壤千古也謂文  
章之能事謹眾而已樸學者不足稱而循本者大無謂  
也然持吾之所能爲以較夫世之工者余無甚忝焉而

古人名聲若日月者或竄陋而無華踰於口而不可誦也吾始而疑繼而懼疑夫古人之或余欺而懼余大惑之終不解也此又余之將變者機也然而歲月遷於上而毛髮變於下如是者亦六七年若夫包羅百氏旁通九流成一家之書綜萬物之情吾今知貴焉而未敢有志也嗟夫吾之志凡三變而吾之壯時則既逝而今所志者茫乎其無津涯而無所向也不亦大可悲夫曾亮聞其言而驚焉且有所懼焉何其言之有似於我也吾不能自言者而平甫言之吾且不自知其可悲也不亦

大可懼耶雖然吾與平甫其自是而務於實乎自先秦

柏枧山房文集

卷三

三

兩漢之書下到今讀其近古者焉不如是者文卑黃帝顓頊之書下到周讀其近今者焉不如是者文僞凡學之道在因吾所知以求其所不知是謂精一以致二雖杪必效無畏所不知而阻其所知在因吾之所能而求古人無循古人之所能而忘吾身無達於心而畏難於手無玩其詞而不求諸聲無割裂首尾而資高言無改易途轍而適異路無小有所獲而曝於人人無告人以不問而取憎無畏乎時譏無疑乎古人無欺乎後人吾與平甫其樂是而終吾身乎進於是而有事業焉是待時而成者也進於是而有道德焉吾不敢爲平甫限也

然平甫之所志於文者固舍是而末由以成者乎

送姚建木序

癸巳

建木豪於詩而好劇飲吾嘗晨詣之舟中君尚臥見客欲起而兩手不隨僕白曰昨醉歸耳時君方爲寶應敎官旋以才薦得山東樂陵令昔曹參爲相日飲歌呼蓋放其爲齊相時人稱爲清淨合道其時新去湯火君臣俱欲休息無爲今承平久百廢當具興欲以齊相法治之不可得也今是人之善治家也必計歲畝穀益若干瓜菜鼓若干禽畜澤若干衣食婚嫁送往迎來率用錢幾分去一通一年之最歸其餘歲晚務閒爲酒食召鄉

柏硯山房文集

卷二

四

黨僚友故財有餘於樂而樂不傷朝氣攝衣童僕駿作播灑庭宇清費周落適奧就功百爲鱗櫛禾程計帳椀斷鈿鈿一目所需盡辰而畢日昃乃休宵盤永夕故力有餘於樂而樂不賈其不若是視肉禴食謂辰已舖家人憧憧見燭而趨竿牘委積親交斷疎干指縮蓄一事

鈿當作鈿斫也音  
闕前漢藝文志鈿  
斫亂而已

百呼廣宮疏鬣厥有濡需主人未知暖暖妹妹婦子歎室高堂醉呼夫若是則雖有千日之酒凌雲之篇其不能一日樂乎心也決矣而況於爲邑乎建木行矣廉吏無歉財勤吏無并日昔陳軫過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夫惟無事始可以飲酒此惟勤者能之彼慵者

求一息之無事不可得顧安所得飲乎建木豪於詩而好劇飲其治一縣如無事也卽於其能飲酒卜之故書以爲之贈

送朱尙齋序

甲午

朝廷設州縣以親民而爲之上官者常六七級獨爲郡守者下有令以先其勞而上又不若督撫任之鉅也則職之易稱者莫郡守若矣雖然邑之政一令專之郡之政必守與令共成之守賢矣有一邑之瘥則郡受其病故守不職人不以咎其令令不職人將以咎其守而令之絀陟又非可時得之大吏者也則將與或賢或不肖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五

之人共一郡之治吾見郡守之難爲也尙齋先生以遷秩得守瑞州人有以是爲慮其難者余曰先生昔日之賢令也其得失利病之關於民者見之眞而行之習矣以昔所恥爲者戒其屬而其屬聽之民有不安樂無事者乎以昔所勇爲者勉其屬而其屬聽之事有不清和咸理者乎民之安事之理邑如是而郡不治者未之有也是難也未可以爲先生言也故書以爲瑞之人賀焉

送張梧崗敘

甲午

法之正千古不易也而用法之術今古不同古爲令者百里之內刑政自專之經術習名法者得自辟爲曹掾

逐捕吏兵不待索而具下有嗇夫鄉老亭長分其職而上獨一太守仰其成其權專其勢便故事易行文易文武易武也然終漢之世循吏不過數人而多以鷹擊毛鷲爲治此無他威生於易行權便於獨斷法不足以治人人失而法隨之故能守法以便民者古循吏也後世之制大吏多而小吏少令下有丞尉備員而已而有六七級之上官遞臨其上士分於學而官師不相兼兵分於營而文武不相屬所指揮獨有胥吏皆恒產世業自爲授受非官所得專上下之情途人無以異其權分其勢格雖武健恣睢之人不得顯肆其暴此制之所爲得

也然人不足以勝法及法敝而人亦隨之其有能執法以安民者則今之循吏也然則若之何而執之曰今之法固足以困賢者不得行其意矣其藉法以行私者固未絕於世也然則法所能困者吾意之苟可以止而止者也吾意不以苟可以止而止法固不能吾困而爲吾用執法者亦善其術焉而已吾友張子梧崗謁選得仁化邑將行或告以地近南海俗悍輕宜克以剛者然循吏者循法而已法如是何名爲剛哉不善其術而有意於剛又非所云能執法者矣昔人論書謂結字今古不同而執筆千古不易法亦猶是也梧崗賢者而深於書

則於是必能推而合之

送張漁篁序

乙未

承天子之命爲守土吏有堂皇以尊其居處有輿衛以  
便其出入有吏卒以給其使令有精祿以養其廉恥是  
亦足以正身而娛意矣然且爲之說曰古君子必有游  
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優游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  
而事成夫登山游霧挑撓無極坐茂樹而聽清泉隱者  
之樂也喜有賞怒有刑功名藏府庫而德行施後嗣仕  
者之榮也而古人有此者常不能兼自曠達之說興而  
人始欲以仕者之榮兼隱者之樂南皮之游金谷之酒  
相視山房文集

卷三

七

山簡之池謝安之墅浩衍之清談標高揭勝流風相師  
於是記述之繁多出於亭館山水花木之事叩景揣色  
藻縟萬千巧諛工誇緣飾政經嗟夫古之人不如是也  
成都張漁篁博學深識文質直有古風顧常慨然於世  
之爲無益之文者多也夫無益之文足以滋無益之事  
若此者可謂能知政矣君嘗宰清河清河稱治今遷秩  
出守無爲州知者皆以爲州民賀是州也於宋爲軍故  
嘗有米元章拜石遺迹好事者或樂道之然此亦務爲  
怪迂以師曠達者不足爲賢者稱故書君所志乎文者

以下其政



送陳作甫敘 乙未

古文人多起家縣令中唐宋前進士授職無中外分猶不足異至明時文士獨高震川亦以縣令入爲太僕丞與昌黎永叔介甫諸君子皆有政聲不害其爲文文益工然則親民官非徒習政事亦所以摩厲其文章也夫文有世祿之文有豪傑之文模山記水敘述情事言應爾雅如世家貴人珍器玩好皆中度程應故實此世祿之文也開張王霸指陳要最前無所襲於古而言當乎時論不必稽於人而事覈其實如魚鹽版築之夫經歷險阻致身遭時雖居廟堂之上匹夫匹婦之嘔笑可得相視山房文集

卷三

八

而窺也此豪傑之文也士當貧賤時酬接者勢皆等夷無利於相詐貴者則去民遠而利害不相及惟令也臨乎民而近民相臨也則下有必遁之情而相近也則上有先受之利害雖魚鹽版築中其操心慮患不是過也人情固樂爲世家貴人而不樂爲魚鹽版築也然文章家未有不豪傑而能成大文者此昌黎諸君子所造爲不可及歟陳子作甫爲文雄直疏宕有古風固有志於昌黎介甫者也以進士令甘肅將行謂其友曰何以張我余則謂以君之才而得縣令如唐宋諸君子措之政以成其文又當高涼悲壯之地激發其志氣天所以張

子者足矣何以人爲君笑曰有是哉然是言也不可以不識道光十五年六月上元梅曾亮敘

贈孫秋士敘

元末

孫秋士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味暗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九

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扑而欲從之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游者乎有不忻慕笑扑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

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壽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送韓珠船序

丙申

國家暢威德西北控數萬里而東南極海所界蕃國朝貢及市易罔有不恭動靜作息視我頤指惟英吉利以醜夷顛顛居西海陬芒不知中國廣大者利昧生死越國萬里踔一船環叩海疆作言求市驚恐民吏邊疆吏將以闖入邊關罪罪之當也

天子獨察其胡買行

無遠識含養以禽獸土芥不以生喜怒褻我兵械一使其言塞事阻遷延卻退常以無事夫夷情之強弱馴暴柏槻山房文集

卷三

十

惟家南海人與爲市者習之深苟其有利害也必先受惟能言者不能知能知者不能言信於士大夫之耳則懸隔漫度妄生形聲亦其宜也吾友韓珠船侍御胸臆高遠當官有聲一旦乞假歸定省於南海交游之士皆祝君之壽其親而來朝疾也昔合河孫文定公嘗徒步游東南山水數千里風俗人事政教之所宜履行周咨故後所建議深植治體今君之歸其道途皆文定故所游處而習復舊貫視昔賢較深吾尤願其登之朝而爲天子獻也夫風俗人事政教之善弊然否是

朝廷所待言於諫官者也區區一醜夷之情狀誠不

是以設心然知之而能言之者莫君若矣吾將詢於其  
來以解羣惑書以志之

送周石生序

丙申

爲言官於朝廷求言如不及之時奮白筆書盈尺之紙  
爲國家陳民俗所急及封疆郡縣吏能否得失之所宜  
朝入而夕報可所言非則天下受其病卽所言當而天  
子爲之發信臣封密詔官馳吏奔往返萬餘里自畿輔  
及山海下縣惴惴然不知雷霆斧鉞之所向其關於人  
心輕重如此非出公忘私盡掃刮同異恩怨屏置城府  
外不足稱朝廷委任寄耳目之意卽出於公無私而不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七

能遠覽情事洞合內外一旦投身事中地親勢迫違變  
不得如意料始喟然歎立言之不可易雖賢者亦往往  
有是吾友石生自幼同書硯識其性情今數十年無少  
變異忠恕純白文圓質方不激不隨故爲言官者今四  
年矣所建白皆益事就功不屑矜懽中傷及斷爛無情  
實之言塞言責以自快

天子嘉之特授爲蘭州道

封疆之任兆其基焉而君夷然充然無稍喜戚於其心  
蓋昔所見之言者今且自實之故有深念而無夸容而  
君之言事也必度之己所能爲與能不爲故有定心而  
無驚色公之屬也明之充也以行政庇民計有餘矣君

將行告會亮曰贈必以言乃書君所能於前者以徵其  
後

贈林侍郎序

丙申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  
千里夫役平賈關津轉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  
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  
則視民之強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  
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  
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  
振卽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懷冰臥薪喘不自保民事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三

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嘗問春氣動糧  
舟畢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  
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體國之重臣深  
權密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  
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和眾禮俗達而政教  
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月交寶穡將薦  
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沈穗漂  
田更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  
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  
是豈務盡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

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動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魚不災貨商流飈疵厲寢伏人知公撫吳之勤休聲美實洋溢羨衍而豈知勞身焦思獨運於眾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於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爲覲歸之獻上元梅曾亮謹序

送馬止齋序

丁酉

同里閨通饋問嫁子聘婦累數世爲姻黨一語不合尅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三

時日會鬪甥舅兄弟反眼不相識父絕女夫棄妻以爲此仇家人不可共飯食居處集黨與兵仗白日鬪街衢中計死傷數相敵乃已不則更鬪嘗畜養悍少年供其酒肉款盪官索抵罪人則以應吏隱忍蓋覆其曖昧幸以無事苟名捕戎首則攬捩捍拒不可以徒手得牒請兵吏大府且以爲不耐事或罷去令閩中者率以是爲大患吾友馬止齋博雅好古其文章根柢兩漢以循吏興教化自飭道光十七年春以簡發令於是邦人皆以爲非武健莫能勝今任君傲然曰此教化之事豈武健所能效哉夫教化必刑罰輔之吏威輕則無以成教

化古之爲循吏者必後威然其生殺人之權自在也今之吏威蓋輕於古矣恤恤乎不可不有以養之也馭奴婢者平時無疾言稍呵叱之則以爲大戒故君子之愛用其威也如設矢然人不畏其破的之後而畏其持滿未發之先誠知其一發而不可禦也則雖鞭朴之威善養者可使重於刀鋸此武健者不足與道之止齋其可也

日宋送蔡友石先生序

戊戌

道光十七年冬太僕寺卿蔡公以太夫人年過八十乞養歸江甯士大夫祖饒都門外有言於座者曰昔疏廣

柏槻山房文集

卷三

西

受二子去國道旁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至昌黎送楊少尹亦謂追配二疏蓋漢唐兩盛事今得公而二曾亮曰宋賢以二疏爲知機於宣帝用法少仁恩獨有先見此畏而去者也而楊巨源歸東都留別中朝官其詩怨其氣抑而不昌此困而去者也今公遭逢盛時無二二疏之所畏而以廉訪大吏入爲九卿非如巨源浮沈儒官不得志而引退者同且未請告時召見垂問功最甚悉人驚寵冀倖後命而遽超然以親年高乞歸養爲請天子亦重違其誠而褒賞嘉歎之意流示於信

臣左右蓋色養者人子自然之心也而祿養者適然之

遇也。皇皇於不可必之遇，而施其人人，得自盡之心，以其親所望於子者，亦不惟其心。惟其遇也。迫於境者，往往有是，而公獨不以此自便，毅然行古道，其權衡於義之輕重，而有補於倫紀及風俗者，甚厚。且以未及引之年，不可限之名位，無一毫顧藉心，使世知有不愛官爵而自愛其親之士，大夫其有光於國體及士品者，甚大。此二美者，一歸之於公，若楊與二疏，其境異，其情殊，皆不足以擬公。客應曰：然，遂以其語爲贈。

送翁二銘序

巴亥

嘗過同年翁二銘門，見所署曰：論思朝夕眷戀庭闈曰柏槻山房文集。卷三

五

賢乎哉！君殆將歸養，未幾果以太夫人年八十乞歸養，爲請得。俞旨同年生三十餘人，設席爲祖，各製詩以美之，屬曾亮爲之序。昔人之詩有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是言也。蓋自古而難之，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雖卑秩薄祿，有不能決然去之者。況三公乎？惟新安曹文敏公以大司農歸養。

純皇帝賜藏佛於家，爲

其母九十壽也。天下以爲寵，其子文正公爲

今上

太平宰相者，且二十年。人皆以文敏公能韶光斂福，慶貽子孫，抑其篤行，有以獲大助也。今二銘以待從超九卿供奉，內廷持節校士於天下，筆無停書，車無停軌。



其祿於世者固足以榮其親矣。而歎不自足。乞養於  
委任優渥之時。其不以三公易其養之心。與文敏同。蓋  
將邀獲 恩寵。備多福。一如文敏之致於其親者乎。新  
安多名山。而君鄉虞山。兼山水之勝。板輿輕舟。日從容  
於湖山清淑之地。又文敏公不能爲其親。一日致者。則  
君之歸。豈獨今朝士大夫企羨爲不可及者哉。

贈汪寫園序 壬寅

無錫汪寫園先生好古文詞之學。自韓歐數公外。於熙  
甫尤深好之。夫古之爲文詞者。未有不事事功者也。至  
熙甫而人始以文人歸之。觀其論倭患水利書。亦非無  
柏枧山房文集 卷三

六

意於世者。卒舍彼就此何哉。蓋高世奇偉之士。莫不欲  
有所自見於世。其所欲自見者。雖不必有非常之功。必  
求異乎眾人之所爲。以爲快。夫求異乎眾人之所爲。則  
非有非常之遇。與破格之權。不足以行其意。苟無其遇。  
徒徇徇焉。謹筭庫守繩墨。與眾人同其功。其心固不能  
安於是也。而其才之足以他有所爲。以自見於後世者。  
又傲於筭庫繩墨之間。而不可復振。故往往度其才之  
所宜。與其時之所誦。以爲兩涉而俱敗也。莫如決其一  
而專處之。甘心於寂寞之道。而不悔。此熙甫所以甯自  
居於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處也。先生

成進士後以方壯之年爲京外官皆不久棄去游處漸  
東名山水者數年朝夕治書砭砭與李申耆吳仲倫諸  
君相期文章復古道爲事豈用心固與人殊哉是乃熙  
甫所以爲熙甫也曾亮與先生雖未嘗相見而其子顯  
仲來京師從游甚習故得知之深熙甫之好幸能同之  
惟不得遍游山水之樂今雖欲歸償其夙昔之好事會  
相忤有不可遽遂之勢然後知早歸十數年如先生者  
爲文人之全福也今歲壬寅秋先生年六十矣顯仲請  
爲文以壽故述先生所以宗熙甫之意而自以去就之  
不專也以爲愧他日故鄉山水間猶得拂巾曳履與先  
柏枳山房文集 卷三

七

生游乎書以誌之

贈余小坡敘

甲辰

道光元年余初游京師一時交游多好古博洽之士意  
氣相得甚歡後十餘年又來京師其人或死或歸或遠  
宦或志趣始同而終異者有之以十餘人之多而雲卷  
波徙遂無復有一人存者慨然自以爲無復朋友聚處  
之樂矣久之得交陳君藝叔朱君伯韓吳君子敘又因  
伯韓得交小坡及馮君魯川王君少鶴其志趣同而不  
常合并者又有人焉要皆雄俊之士不妄與可於人者  
也余初識小坡其貌甚落落久之而情益親議論益同

其有所作。余未嘗不以爲工。而於余文所可否。未嘗不與我同其意也。蓋自六七年以來。余與數君子游處之適。文酒諷議之歡。曠乎禮而不流。肆於言而不歧。莊莊乎相推。儻然而無所隨。雖昔之意氣相得者。其樂蓋無如今日之盛。而數君子外。增一二人焉。而亦不可得。則甚矣友之難。而斯樂之不可忽也。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小坡以朝命出戶部郎中。出守雅州。同游者甚。視其行。而又惜其去也。嗟夫。樂其留而不樂其去者。孰有甚於余者乎。又孰有甚於小坡於余者乎。然其如小坡何哉。避外而惡難。政不得試乎民。祿不得贍乎親。豈士君子之所以自處者乎。豈朋友望於所親厚者乎。又豈吾友所以自慰其親戚朋友者乎。吾且如其行何哉。然則自今以往。諸君子皆有不能久縻於茲者。孰先去乎。孰後處乎。其終離乎。其復合乎。余其儻然於四虛之塗。而去人日遠也夫。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六

贈李紫藩序

丙午

吾友李萼村。昔以循吏爲朝廷所知。而其子紫藩。今亦謁選得公安令。以萼村之遺教。而紫藩又好古而文。其於爲政。必異乎流俗矣。今之行。若知其難。而求益於余者。夫余固畏難。而避爲令者也。其何以益子哉。雖然。

畏難而不爲者非也。以爲無難而急於有爲者亦非也。夫事之習於委靡窳敗也久矣。得一有志之士矯而振之。固人所拭目而望者也。然傳不云乎。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身之未安。民之未信。而急於自試。以立名者。未有不沮。其意者也。至自沮其意。乃廢然曰。事之不可爲也。固如是。是豈真不可爲哉。葆信而守虛。不福先而讓夷。與人遊於無疵。其保民也若母。其畜民也若虎。鞭其後。無迎其怒。是所以獨功而衆同之事。難而怨不府者也。夫人之不事事者。豈以是爲安哉。有議其後者矣。至爲者敗之。而世乃共安之矣。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五

今以紫藩之自拔於流俗也。而不敢有易爲之心。其不至自沮。而使不爲者藉口。以自便也。審矣。故書其意以贈之。道光二十六年七月梅曾亮敘。

秦穉堂五十壽敘

甲申

國家當無事時。必庶無聊賴之輩。撞搪嘯聚。出官吏錯愕。不及料而奪之城。得愛護鄉里士。聞變起立。應扼其衝要。使賊勢阻形閉。搖毒無所响濡。偷生坐待大軍。至不攻一堅。不追一逃。姦黨掃地立盡。潰癰決痼。旬日而復。不若是。則爛漫或有餘患。昔嘉慶七年。賊起宿州。戕州牧。竊踞衙署。時穉堂兄弟三人。以諸生家居。乃謀曰。

聞賊黨潛伏河南刻時月待發若使賊出境北行與餘黨合勢蔓延驟難撲滅而官軍至此曠時日不可待也卽糾合鄉勇拒四門兄弟分領之賊出城輒被挫撻憚不敢出又決城塹灌濠水令滿賊益計無所施終日聚州署待擒及官軍至並獲論如法是役也賊暴起城中避賊者皆出城外使無人門其外而又非義勇望實如君兄弟者賊非徒犄角合勢或四散逃匿稍延旦夕之殘喘而保野之民受跲藉者將不可計數古語曰活千人者其後必昌況所全護如此不可數計其後福固未有艾也君兄弟三人皆以功得勇爵而未皆享其報獨

柏槐山房文集

卷三

三

君以偏裨致身道光四年特恩授常州游擊將軍次年秋八月爲君五十壽辰交游之士將擇言以侑爵曾亮竊以君入仕以來凡手獲巨猾及所將卒受方略擒獲者常最諸校急裝夜衣歲無虛月民田果穀戒不入口且鎮靜知大體常單騎曉諭頑梗立散皆磊落有可紀述兵民所傳說不去口者然於君特其未行矣故擇其事之鉅者言之以爲君壽

徐柳臣五十壽序

甲辰

道光二十二年冬同年徐柳臣自安慶府知府遷邇東道見於京師會飲後抵掌談笑述少小時跳盪跣施事

以爲樂且曰吾志實不欲同於人人然今竟無以異於人人而年旣五十矣子知我者能以言爲我贈乎曾亮唯唯因問君在安徽近狀君曰吾始守穎州劾貪令有朝貴劫吾以書不爲變卒去之署有閣隔城丈許吾延其閣跨閒壤而懸屬於城每聞人聲異常自啟閣周城而歸胥吏莫吾蔽也夷警時省中民閉糴且逃余署按察使出示曰米價三日不平斬行戶價立減此三者吾所快也然嘗有所恨興水利垂就姦民敗之又喚夷去巢穴數萬里入我心腹使揚帆而歸耗中國財數千萬吾尤大恨者此也因出其上巡撫某公書曰以兵勦夷

不若以民勦夷請奏行班賞格於天下無論軍民及漢姦能得白夷黑夷及身手有記驗漢姦一首級者賞銀五百三百一百兩不等能破壞其一桅船火輪船及二桅船三桅船者賞銀二萬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不等船所有者軍器火藥外只盡有之蓋兵有定數有常處今以重賞誘民則隨處皆可勝兵也人將曰賞格頒則所費鉅然以中國之財散中國之百姓與議和議撫散外夷而不歸者孰爲利且人之調客兵募鄉勇等費也然費之於賞功與費之於差情者孰爲優曾亮曰暎夷擾海疆患延四省中國非不多糧不贏患氣不振今君所

言其言足以呼百川走長鯨使將吏咸若此事立辦矣君之不自同於人人豈無挾而然哉其樹立未可量方五十未可以爲壽而自惕也乃記君所言於前者贈之以要其建樹於後者之無窮也

鄧嶰筠先生七十壽序

甲辰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爲吾鄉鄧嶰筠先生七十壽辰鄉之官京師者將寄言以爲祝或曰凡祝者率祝其富貴康強而子孫逢吉也或其人未必有是乃願其有是也云爾若先生以侍從歷封疆者數十年五子而十孫年七十作細書如少年輩而公子子久又以編修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三

任郡守則世所祝者又何足爲稱頌哉而吾鄉人所以稱先生者則異是蓋先生爲諸生時鄉之人有年輩相及者矣官京師時有同游者矣其後開府建節述職者再于役萬里還京師重受 恩命鄉之奉光儀接言笑者非一人一日矣然皆曰先生之言論丰采衣冠動作見之於京師時者猶其見之諸生者也見之於開府建節時者猶其見之於京師者也見之於于役萬里而還者猶其見之於開府建節者也內不加輕而外不加重也所謂其天守全其神無卻者歟今夫草木之時榮時落者雨一潤之而蕉然有沃矣日一暄之風一散之而

萎然者華拳曲者長旺矣其有所受於天而襍之於人者朝得之而不及夕也夕得之而不及朝也其所受者小也若松柏則不然其得於所潤所暄所散者固無異乎時榮時落者也而其神落落然其形兀兀然若未嘗有潤之暄之且散之者然而歷堅冰抗嚴霜者惟松柏獨也其受寵而不驚乃其臨變而不自失者也莊子曰受命於地松柏獨也正故冬夏青青是則先生之所以爲壽而非同鄉之士不能言其詳者歟抑又有進者古大臣以宣勞之身而獲林下之樂唐宋諸賢往往有之今先生方爲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三

得之勢夫出處進退惟義所裁無成法此則先生能自得之而香山耆英之游聚鄉之人有不敢必爲私慶者歟

田澹齋八十壽序

丁未

蕭山田吉生與曾亮同官戶部因得其封翁澹齋先生之賢蓋嘗深痛幼弟之殤而朱氏之女以貞殉也遂以吉生爲之後旣而皆得封贈如吉生官而心始慰又置田建荆華書塾延師給費以課族之失學而貧者又與族人合建義倉以贍族之貧而遇歉歲者因以嘆流俗之人譁眾取寵傾身結賓客而同室計錙銖一食之饌



費萬錢而疏宗不得以舉火若先生者殆足以磨世厲俗者歟道光二十七年爲先生八十壽辰而吉生兄弟母夫人年亦六十二矣將寄言爲祝以屬曾亮昔蘇文忠爲王氏銘三槐堂以爲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若先生之福壽亦人定勝天可決其必然無疑者歟今夫木之生也一本而榦分一榦而枝分一枝而葉分而花實分其榮華也憔悴也參差不齊之數雖巧麻不能得其凡造物之神化不能一其致也然而漑之者不計其枝榦花實之參差不齊也而一視之而一培其本夫一視之而一培其本則榮者益榮而悴者不終於悴苟榦榦而分之枝枝而別之曰吾漑其榮華者而已憔悴者吾不計也若此豈復有全木哉今先生旣能自殖其生矣其賢子又皆能取科第爲朝廷登進矣而不惟一己之私計必欲推是以公之族人此培本之說也非若榦榦而分之枝枝而別之者也然則厚其族以自厚其天以自厚其福與壽者豈有量哉吉生其以吾所言者呈之先生於書塾所以命是名者庶有當焉而欣然爲之進一觴也

呂母姚太恭人八十壽序

戊申

天與是人以期頤之壽必先付以恬澹之性深遠之識

不汲汲於眾人之所驚以自適於優游不迫之天然後  
其神全而形固吾友呂鶴田給諫其賢母姚太恭人自  
爲婦時佐贈君雲里先生供養舅姑極勞瘁顧老而益  
康鄉居時與孫曾嬉游田間種菽爲樂子請來京供養  
曰吾居京師不若田間樂也雲里先生卒子服闋入都  
戒之曰汝爲言官言可也慎毋妄言以冀外官夫言官  
之設以建言也 朝廷之意猶恐其畏難而自沮也乃  
爲之遷擢外職以優寵之而懷才之士欲自試於盤錯  
者益爭欲以言自見然或有無所可言者而勉強言之  
或於利害相倚伏者未睹其害而率易言之夫無所可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三

言而強言之其失也文具而已未睹其害而易言之則  
言不見功而見過且以言者之多而不售也雖不遽以  
是啟厭薄言者之風而苟使一人之言輕凡言者亦俱  
失其重此則非言之弊而妄言者之弊也太恭人之訓  
可謂深識遠見者歟吾所謂天與是人以期頤之壽必  
付以恬澹之性深遠之識不汲汲於眾人之所驚者信  
可以當之而無愧者矣曾亮家故宣城與鶴田同居  
京師又文酒相樂也今歲六月吉日爲太恭入八十壽  
辰康強純固鶴田諸昆弟子若孫皆蕃衍秀異爲知友  
者摘詞述德皆有侑觴之詞況同里之士尤不容默而

息也故舉其致福之由以詔鄉里爲凡爲母者法焉

張南山七十壽序

已酉

南山同年爲國朝詩徵數十卷因其詩以載其行事及他所著錄曾亮讀而善之欲爲文以綴其簡末未得也道光已酉爲君及其配金恭人七十雙壽之歲其子賓嶠以記名御史官刑部京師請文以爲壽余因曰是乃可以序先生之書矣昔唐虞前其文不可考而歌謠獨流傳至今以秦之滅學而詩以諷誦獨全夫人之愛名也同於壽而名之可壽者莫如詩故古今爲詩者獨多以其名之可久而壽也然苟詩傳而事不傳其傳也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三

亦孤至唐詩紀事列朝詩小傳始兼而存之猶或本末不具或議論乖刺惟君於是書採擇詳贍而無黨同伐異之見使千百人之行事著錄百世下可知而論之夫以一人之書而千百人之書舉賴以附之書之必傳於後無疑也以一人之身而千百人之名皆藉以延之其必食報於壽無疑也且將有來者焉待是書而續之則人皆欲致君以無窮量之壽又無疑也然則序是書也非卽所以爲先生壽乎賓嶠請爲文時適將歸里料檢書冊不復多暇獨念與先生爲同年生年齒相去亦不及十歲然余方跼伏里巷而先生爲湖北吏救水災日

不暇給及余官京師聞已自江西歸不復出左右書史  
嘯詠於清華豐沃之地談笑之相隔者幾三十年而余  
之窮年矻矻老不欲廢書雖南北相去數千里嗜好所  
在幸能同之則是文也固余所不得而辭者也

陸立夫六十壽序

庚戌

咸豐元年二月七日爲總督兩江沔陽陸公六十壽辰  
江蘇官吏將進詞爲祝以屬其同年生梅曾亮竊以爲  
古名臣碩輔如裴晉公文潞公富鄭公諸人皆功建名  
立富貴壽考夫大功大名人之所不輕有有之而兼備  
福壽尤天之所吝也是數公者皆兼得之天下之人同

柏硯山房文集

卷二

七

然樂之而不以爲不宜是何也能出身任艱鉅之事以  
造福於民者天必有以酬之此古今一致者也沔陽陸  
公以侍讀膺 簡命爲天津道時暎夷在疆奉 旨偕  
重臣防邊外兵容將旁午交錯公以從容乎講幄秘閣  
者而俯接羣碎親士卒之勞苦通客主之扞格嚴保甲  
守捉游徼內姦不生外姦不形暎夷遷延伺覘無可間  
入恫疑恐惕之故技噤不得發舒以去

成皇帝

以爲可大用也洊擢開府自雲南移江蘇進兩江總督  
其官吏人物財賦之浩穰事會之殷繁蹈常習故之事  
通材當之已日不暇給而公且超然有餘規遠大之利

以江蘇官困於漕而病民也於是海運之舉漕省費以蘇官官減徵以蘇民而米贏入於京師者且三十萬石以淮南鹽火於武昌而虧課也於是有票鹽之改潔已率屬以絕官私之侵漁使人自爲商商自爲占不數月而復舊引之虧欠者且數十萬凡此者皆處至難之勢犯羣情之疑雖深識之士審知其事之必可行而無敢發其難者也而公獨毅然行之以爲吾惟策其理勢之必然則雖犯天下之至難而其事固如種之無不生炊之無不熟也非勇於任天下之事而不顧一身之利害毀譽者其孰能行之夫古固有謹身選事貌爲中庸

柏槐山房文集

卷三

三

而年位俱泰者世遂以容容多福爲恒言而不可易而如裴晉公諸人又何以稱焉然則能造福於民者必爲福之所鍾而俗情所疑者乃其變也天下有道則君子道其常方今

聖主龍飛重熙累洽而公膺東南艱鉅之任精白一心以承天寵則由艾期之年以臻乎文富諸公平格之壽以永福斯民者豈有旣哉

湯相國八十壽序

辛亥

咸豐元年十一月吉日爲蕭山相國夫子八十壽辰門下士進言爲祝以屬曾亮昔聖人標樂壽動靜之旨而太史公亦稱老子清靜自正淮南子宗之曰非澹泊無

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亦以淮南子之言  
自道其所得古名卿碩輔外應天下之務而內存其心  
皆是學也後儒習其說而歧其趨乃以主靜爲近於虛  
無寂滅豈理也哉若相國夫子之學乃深有得於主靜  
者乎曾亮居京師幾二十年嘗窺於言貌動作之間及  
莅官家居之日當 天恩頻繁委任稠疊外撫封圻  
內長六官鋒車輶軒宣風暢猷公超然穆然神不爲之  
加充或閉門齋居撫几獨坐庭無雜賓室有凝塵而公  
漠然油然神不爲之加斂夫不紛於榮華不覈於寂寞  
山林枯槁之士亦往往能之然投之艱劇之中愕然而  
柏硯山房文集 卷三 完

不安者何也彼其所能者自適已而已非能靜也夫惟  
天下之至靜者能不擾於天下之動是非有得於明志  
致遠之效而能然乎雖然靜而無欲者人皆知之靜而  
能剛其理人未必知也公受 三朝知遇以 恩禮終  
始其遭逢之隆非有可沽直以求聲名者而正言不阿  
世之論聞於朝宁者人皆知而信之 朝廷方申命加  
秩而公辭榮於拜 恩之疏不激不隨尤深得古大臣  
進退出處之節則班固言清靜之道主卑弱自持者固  
未足以盡其蘊也昔聖人言靜者之壽人猶疑理與數  
不可盡符及觀之公而其言乃益信故因侑觴而昌言

之若康強逢吉人所贊稱述者不敢復瀆陳之也

柏硯山房文集

卷二

三

柏視山房文集卷四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淮南子書後

癸酉

淮南子剽竊曼衍與安所為文不類然自呂氏春秋外  
 存古書者莫多是書非東漢人為之決也惟天文訓所  
 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曆章帝始行之  
 其二十四氣亦與東漢更定者同豈亦有後人附益者  
 與孔子曰信而好古豈不以非信之難能辨其為古者  
 難歟昔柳子厚謂列子書質直少為作莊子多本之夫  
 列子剽莊子者耳其書非莊子及諸子書所有者文氣  
 柏視山房文集 卷四

一

皆甚卑不類周秦時文而以為莊子之所從出疏矣樸  
 學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  
 者攬其詞昧沒其終始子厚固非二者之可倫比其言  
 鷓冠子剽賈誼賦入其書信當矣而顧失之於列子何  
 哉

平準書書後

丙子

甚哉利之為禍烈也當武帝之世可謂大無道之政而  
 民不聊生者歟如是而國不亡者蓋昭帝之善持其後  
 歟而當其身何以免焉其文景之遺澤長歟抑遷甚言  
 之以戒後世歟且天下惟明主能好名而中主之所畏



者禍也使知武帝之政未至如是而已盜賊數起父子  
構兵則人將惕然而爲戒使知如武帝之政亂民貧而  
猶不失爲晏然之主子孫相繼爲帝陝隘酷烈何施而  
不可何者名不過如武帝而武帝固非其所諱也唐之  
元宗隋之煬帝皆誤此說以至於亡由是言之則遷未  
必其甚言之也然武帝時商賈及中家以上大抵皆破  
而農民及無業者獨受其委輸此其亂而不至於亡者  
歟不然則遷於是乎有諉辭矣

唐詩選書後

戊寅

或汗漫而游或車馬而馳從我者莫宜於書尤莫宜於  
柏硯山房文集

卷四

二

詩然不宜者有二焉卷帙多而完好者皆不宜余於殘  
書中得唐人詩選一本汰之成一卷於佳者乃不能十  
之一隘矣然不宜之二者是皆無之吾師乎吾師乎從  
我於汗漫而游者乎從我於車馬而馳者乎

鈕非石非石子書後

戊寅

老子之術雖出於虛無清靜然以柔爲剛以退爲進擅  
天下之利而物莫能傷非莊子之忘是非齊得喪者比  
也而世以無用疑之則不然今夫鬼神木寓天下之大  
無用者也然以千金寄人則介然有吝色以千金陳鬼  
神之前而不患其失者何也人同其利而鬼神不同其

利也同其利者必爭爭必就不同其利者而委命焉是故眾愈弱我愈強老子所以爲君人南面術也然則韓非之學出於老子其道果同歟曰非之道如人方操刃以殺人乃突前而捉其柄此可謂之智矣彼操刃者必出於三尺之童子而可哉

秦遠亭詩書後

辛巳

遠亭爲詩與余自江甯適南昌始計一日所得少乃一二首期必成不計工拙互指摘爲笑語自尙書公以江西巡撫內召君侍養京師余衣食於奔走不時見道光元年相見於京師君出其詩益工而富惟舊作已多柏硯山房文集卷四

三

刪改不可識可識者以其題耳嘗與君泊虎邱立劒石下還錢塘潮觀橘柚於富陽之林登釣臺見江流紆曲歸得魚於瀧中其他多瑣屑可喜事時君年二十余又少之嬉嬉然不知斯時之爲樂也今則知耳然而更憂患多矣自今日以往詩可進游可同如向時無憂樂之兩人豈可得哉

復社人姓氏書後

辛巳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朱氏彝尊得之而藏於曹氏寅者首順天次應天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千二百五十五

人其人其地或遼遠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能十之一嗚乎濫已夫君子相游處講說道藝名高則黨眾黨眾則品淆蓋必有人爲吾取怨於天下而激吾以不能庇同類之恥故有爭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而君子遂爲世之詎病傳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豈不諒哉當黨禍方急時婁東張氏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起復周延儒事乃解夫延儒卽不相固無救於明之亡而張氏之所以傾時相者有異乎其禍黨人者耶余觀幾社源流一書言明季事甚夥然頗疑過其實范蔚宗傳黨錮也亦然夫柏枧山房文集

卷四

四

漢與明皆受禍於宦豎而東林與黨錮偏受其名文人矜夸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詞而有國者或欲出全力以勝之其計左矣然以一時之習尙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爲之受垢駟至清議不立廉恥道消庸懦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守濬日記書後

辛巳

嘉慶十八年桂林朱鳳森爲濬縣令以守城功 賞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滑縣令強克捷以九月五日前捕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孥被戕於馮克善而

滑縣失初八日賊圍濬十七日河北色鎮將以官兵至  
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滑城餘賊悉平其賊首林清於  
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曾亮曰天道神明豈不  
信哉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常  
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飢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  
雖密黨雖眾往往以期會乖牾而洩不必臨良將重兵  
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而樂禍者  
罪在下也不得與迫飢寒爲亂者比是以長國家者恤  
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西招圖畧書後

壬午

柏硯山房文集

卷四

五

西招圖畧者大學士某公松筠之所作也其書大意載  
西藏自達賴班禪貢丹書克於盛京而厄魯特部之

固什汗亦同時進貢時崇德七年也後固什汗曾孫拉

藏汗爲準噶爾部所殘當康熙五十七年撫遠大將軍

王同平逆將軍延信由西甯進兵綏定西藏以達賴喇

嘛之呼畢勒罕坐床於布達拉山而拉藏汗之婿康濟

鼐有功封貝勒旋爲阿爾布巴等所害雍正五年大兵

誅滅阿爾布巴以頗羅鼐有功封郡王及次子嗣封菴

視達賴僧番怨苦之卒謀反伏誅乾隆十五年除西藏

王爵設駐藏大臣以達賴喇嘛統前藏班禪統後藏皆

其俗所謂黃教僧也前藏居後藏之東北而地較廣又東北爲三十九族游牧屬夷情部郎而皆統轄於駐藏大臣凡前後藏有四汛有遊擊都司守備千把總外委十六員漢兵六百六十人屬之有戴琿如琿甲琿定琿一百六十六員番兵三千人屬之有騎兵五百人有事則徵發於達木蒙古取之定例以麩麥三千石儲前藏糧臺供之以五千克貯布達拉碩取於達賴喇嘛之莊頭除常運外足供漢番兵三月食曾亮曰先王之制因俗而爲教從欲以爲功 朝廷設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及班禪參制之所以設神道順夷情長算遠馭爲不可測者也聞其世家多以金錢布施班禪得歡心卽求取噶舒克以役使番眾之馬牛羊人徒芻茭不與值故番眾敬班禪亦時怨之爲大臣者務以均強弱和僧俗爲治以番眾疾苦諭班禪則內治得矣 國家憑天威蕩準部藏地之東北無警遂以永安惟廓爾喀屈強西南陽布中非其願也然其地酷暑不耐寒盛夏時有竊發秋冬春則蝟縮鼠窟壅穴而居非帝王所累心者矣藏之領兵官曰琿印照曰噶舒克斗亦曰克凡一石六克有奇其所食者有稻米買運於布魯克巴其雜穀有

嗚乎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泰山之爲大烏乎以秋臺  
齊之不知彭祖之爲壽烏乎以殤子齊之齊之者言乎  
其不齊也不齊而必且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齊何也  
吾觀周之立說多以王公大人爲之質而折之以匹夫  
其廣已造大與王斗顏躡之徒無以異特詞不同耳戴  
晉人之說魏侯瑩是已必推遠之至於無垠而反視魏  
在若存若亡之間則其視魏也不已重乎蓋周之爲人  
負高世之才旣未能逃世無悶而儀秦妾婦之道又所  
不爲故汪洋自恣務爲伸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  
柏棧山房文集

卷四

七

重可悲矣莊子者文之工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  
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也又曰孔孟之徒也  
凡宋人之所以爲說悉舉而曲傳之莊子曰如是則理  
精夫書自六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疵者寡矣冒天下  
之不是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是若行不  
至周孔文不至六經而以中庸自居是選懦不自樹立  
者之所爲非所謂雄俊之君子也不然則言之純義之  
精未有如今所謂經義者矣而豈得爲立言乎哉莊周  
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  
怍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怍也隱矣

梅氏宗譜書後

癸未

當隋氏之季梅氏有知巖者以鄉兵保障宣州抑止鋒銳不務與羣雄角逐以待天下清完土納境自歸唐室使其民終始不罹兵革蓋有功於宣甚大其子孫宜光啟繁衍以食其報而梅氏始祖遠公或傳言來自吳中又以爲來自新安則未知知巖之後之遷於新安歟抑因梅福之隱吳門而附會以吳中歟然年系疏遠不可譜其可譜者遠公後數傳至宋嘉泰間而分爲二其一先居九溪河別爲一支當北宋時爲盛最著者學士詢及從子聖俞其一自郡城東遷居柏槻山之山口村則柏槻山房文集

卷四

八

吾譜之始遷祖太七公也吾家稱山口梅家自公始四傳至壽一公其弟遷今之塘岸上別爲祠堂而壽一公留居山口村又六傳而遷於蒲干村者曰珍公在山口村之西北又一傳而遷於坐吉村者曰根公在蒲干村之東南自南宋至元明數百年間九溪河之梅無聞人而山口村之梅始盛自遷蒲干村也其留山口及遷他村者以數十處惟蒲干村之梅最有聲自遷坐吉村也其留蒲干及遷他村者又數十處惟坐吉村之戶最爲殷自蒲干至坐吉村於明凡得布政使司右布政者一人布政使司參政者兩人按察使司者一人庶吉士監

察御史者一人郎中者一人主事者一人鹽運使知府者一人同知者兩人兵馬司指揮者一人於國朝巡撫入爲左都御史者一人以都御史賜諡祭葬入大臣傳者一人以歲貢生賜葬入儒林傳者一人附儒林傳者兩人入文苑傳者兩人學政者一人主事者一人而應博學宏詞者九溪河一人從明至今知縣教授中書科中書及佐貳流外軍衛王府官得百餘人廩貢增附監生不及千人舉於鄉者不及百人舉鄉試第一者一人殿試一甲第二人者一人二甲第一人者一人有詩文集者百有八人今天下望族眾矣或祖孫兄弟

柏硯山房文集

卷四

九

魁天下或父子居宰輔握旌節或同時官侍從者一姓十餘人吾梅氏皆未之有焉然歷千餘年不絕不續以迄於今而時亦發見文采以警勳後裔蓋一盛於宋之聖俞公父子再盛於明世宛溪公兄弟五人同時舉甲科爲方伯廉使而梅氏子弟至專設書院於文峰又再盛於定九公祖孫以布衣召受聖祖仁皇知雖不得與夫世祿之選然未至於一蹶不再興其效見於前世而可冀幸於將來者梅氏或庶幾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祖宗之功德有時而窮而無以引之吁可懼哉忘其先人而自夷於下品者孱也恃其先人而



不自淑其身者悖也故詳述之以告吾爲梅氏之子孫者道光三年五月己巳朔二十三日辛卯嗣孫曾亮謹

識

中家譜約書

癸未

太七公配許氏合葬柏硯山口蝦蟆田當南宋嘉泰時譜所始也子三人仲曰九一配朱氏合葬柏硯山大井頭當南宋寶慶時子四人長曰迪九配汪氏合葬柏硯山大井頭當南宋寶祐時子四人長曰壽一配錢氏合葬柏硯山之菴隴當南宋咸淳時子三人長曰魁一配徐氏合葬柏硯山飛橋隴西子四人季曰清四公諱卓柏硯山房文集

卷四

十

一字質齋配陳氏合葬柏硯大山之右厯元天麻及明洪武時子三人次曰敬同公諱淑敬一字欽夫配郭氏合葬柏硯山之飛橋北隴厯元至正及明宣德時子三人季曰朝甫公諱榮配錢氏合葬柏硯大山之右耐清四公厯明永樂及天順時子五人長曰君重公諱珍配李氏合葬栗木崗厯明宣德及宏治時子六人五曰時中公諱棖一字小溪爲淮王府典膳配稽氏先葬塘衝山劉氏側室余氏耐葬甯國縣方家衝厯明成化及嘉靖時子七人三曰幼光公諱繼前一字南溪配郭氏合葬柏硯山之槽水圈厯明正德及隆慶時子四人三曰

毅甫公諱守立一字石門爲江西甯州同知配劉氏合葬許村雙廟崗歷明嘉靖及崇禎時子四人長曰懸符公諱瑞祚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丞配劉氏合葬梅隴教場山歷明隆慶及國朝順治時子三人長曰期生公諱士昌一字大千邑庠生配鮑氏側室胡氏陳氏合葬勞山歷明萬厯及國朝順治時子五人長曰定九公胡氏出諱文鼎一字勿庵歲貢生明崇禎癸酉年生

國朝康熙辛丑卒

聖祖仁皇帝命江甯織造

曹頰監葬事配陳夫人合葬獨山子一人正謀公諱以燕一字筆侯康熙癸酉舉人生順治乙未卒康熙乙酉

柏硯山房文集

卷四

十一

耐定九公墓配郭夫人葬雁塔橋子二人長爲文穆公爲曾亮之曾祖始奉旨自宣城移籍江甯賜葬句

容縣基隆山麓配錢吳兩夫人葬查村橋王夫人耐姑

葬皆先公卒故仍葬宣城嗣孫曾亮曰古今氏族墳墓

非必其子孫凌替而至於不可識必自遷居始矣昔文

穆公居江甯顏所居曰寄圃志僑居也今六十餘年僑

者土著竊恐後世之忘所自也而譜牒煩重難時閱故

敬錄本支之諱字卒葬著於篇後人可觀焉嗚乎祖宗

之欲有其子孫更千百世而無極也其賢哲有聲者則

曰是能榮其先人然祖宗固不及知矣而猶恃子孫之

知有其祖宗其意曰苟千百世而知吾爲其祖宗則吾固千百世而有其子孫矣爲子孫者其勿使祖宗之失所恃哉

浦君錫詩序

癸未

吾友君錫以儒家子得祖父蔭襲世職五品雲騎尉又以君能其官也加授四品銜然性兀冥不滑習於跪拜以是爲上官嗔聽劾去人多咎君者則曰吾有子得繼蔭不墜先人功足矣旣落落無所事益喜肆其力於詩曾亮嘗讀之而爲之言曰古之爲詩者感物造端才智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大夫自賢人失志之賦作而

柏枧山房文集

卷四

三

屈原宋玉之徒興流極旣衰遂謂爲詩者多窮然就其工者論之其情縱其理疏其志伉其音悲其情縱故孤往而深寄其理疏故怪迂而多奇其志伉而音悲也故多詆訶怒罵不得如古聖賢之一於優柔和平由是觀之意其人必邁俗少可持方枘納圓鑿以己之不合而欲人皆然雖其遇之多窮亦其勢然也其故豈詩之爲哉今君錫之詩喜往復自道多慷慨亦所謂志伉而音悲者則君錫之所挾以遊於世與世所以遇君錫者可知矣然世之循循焉無惡於世者彼其言語文字固不欲自見於後世者也而士之自愛其名者甯困吾身而

不可使吾言之不快吾意然則君錫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亦量已所能行以無所苟焉而已不然則儒緩其貌神禪其詞終日言而不知誰氏之子若適莽蒼而不知所止其於中也殆弱喪也夫

費崑來西園感舊圖敘書後 癸未

右顧君千里之序此圖於吳山尊學士之文雅聲譽及崑來與學士游處之歡古道之篤可以敦薄夫而厲俗者既詳言之余可無贅而獨憶余之交崑來也自西園始余館學士之西園也自校全唐文始其時名公卿而倦游者多雄長其事分曹立偶馳騫往來冠蓋車馬之柏視山房文集 卷四 三

盛萃於西園者管弦鏗鏘連日夜不絕今未及十年皆變滅不可復記憶蓋不獨學士一身有存沒之異而意氣之盛不減疇昔者遂亦無有幾人而千里與余相望於數百里內治書矻矻寂寞如曩時亦可嘆也

董文恪公詩集敘 甲申

文恪公薨之踰年而公之子夢齡將哀刻詩集屬爲之敘因卒業而嘆曰古名卿大夫之相見必稱詩以喻其志所以別賢不肖而覘盛衰是說也持驗之後世多不能合及讀公詩而益嘆班固之言爲然公以布衣享科第之榮而不以自矜散館改吏部人爲公鞅鞅而不以

自失盡忠忘家用意至到時有重臣撓公者人爲公危而公侃侃論列不稍屈其意卒之上動主知成勞中外經綸易險無有後艱迄今讀其詩雄豪兀傲之氣見於楮墨蓋公之生平雖極科名祿位之盛而清節高致邁往不羣非於世有屑屑求合之意而聖主昭然獨見恩榮始終亦非有左右借譽之口其立身之大節如此則發於言語文字者如是之足傳焉無怪也公奏議凡數十卷其明決似李文饒詩則所作者較少然自有足傳者非以公之人而貴也後世讀公之詩以知公之性情學術并以推公之遭際然後知士之屈伸

柏硯山房文集

卷四

古

進退於時者蓋有命焉而不係乎操術之巧拙則媿媿飢餓者有所戒而知返矯立名節者有所勸而益振而又以知能爲是詩者必賢公卿而遭世之極盛者焉則以工詩爲貧賤者之事信乎其不可與於古之詩也

和禱冰詞樂府書後

甲申

侍郎陶公嘗以給事中視江南漕事禱冰於高郵之露筋祠歸舟遄通其明年漕運倍速公請錫神號得旨俞允乃作歌詩以侈神惠名公卿皆屬而和之及巡撫安徽又遍示屬吏之工詩者而尙齋朱君適令宣城旣承命進和兼退示曾亮因讀而言於眾曰令君之詩其

得力蓋深遠矣當癸未之夏淫雨迄秋宣城故山邑也  
然山居者水出於堂下沈竈破柱漂屋瓦而去大樹倒  
簷巨石抉土壤自出崗谷窪隆迴易不可辨田居者室  
廬墳墓滯滯不見蹤迹數十里之內呼號鉦鼓之聲連  
日夜不絕扉闔棺槨倉庾廡廡之所積皆蔽水四下或  
挂罥隈曲民僅而免者裸體抱樹而號力倦樹拔逐雞  
犬而去君甫視事月餘卽出已財具錢帛糗糧藁席聯  
數舟爲一大艦分棹小舟而餘親率吏役冒甚雨入驚  
濤中民之浮者游者附柝者騎危者攀杙者邱者址者  
泣者慄者顛者立者如雁鶩草葉落落然黑子着於水

面皆斃皆垢面心死數日望縣官從天而下則載置之  
高地給數日食其轉屍者拯而以席掩之置高阜以待  
斂於是富者皆出財具舟各救其所近地及雨止民四  
出則立法禁剽掠安老弱請上官以發國帑出廉俸  
以募富民凡立厰散米給錢如古循吏法皆備故自夏  
以迄今春民遭水者雖公私掃地赤立而無有瘠死溝  
壑呼號宛轉於中野者嘉風協氣盈溢宇下麻麥穎碩  
民心大和暘時雨甘寶穀先告皆曰非君之令茲邑民  
無能安輯若此夫古救災之法詳於飢而畧於溺若以  
扁舟涉巨浪出入於風雨晦冥之中濡毛髮焦唇吻溼

魂魄晝夜無休時以救倒懸者蓋古循吏之法所未詳而身創行之其過古人遠甚然則君之急公忘己與侍郎之憂勞忠勤以古大臣之心爲心者固深有合焉則詩之工其故豈詩之爲哉故備書之以見侍郎與令君上下濟美立政普施有以保靈貺而終前功也

前春秋朔志序

甲申

志以靈貺

百年以來名儒老師相逐於訓詁名物象數之學凡宋儒說經空虛道術之談變之惟恐不盡至春秋一書褒貶善惡貴取其義無可肆其摭摭則又雜出於讖緯之誣科例之煩苦迂怪破碎難知其說之窮而屢變者不

柏視山房文集

卷四

七

勝其詞之遁也彼豈以是爲人心之所安哉亦好與宋儒爲異而已歛縣程菑宗先生篤志君子也慨然有志於是經凡閱二十年成書十二卷曰春秋朔志其大義書法微詞比觀直書諸要旨一本程子春秋傳之義推演之以求合乎聖人之志此豈獨私於程子哉以爲聖人之志微矣竭吾之心力以求之未必其能合否也而必不敢悖乎人心之所安苟無悖乎人心之所安則以求聖人之志不遠矣當康熙時公卿多崇尚理學者進取之士暮時好以成俗儒先語錄之書遍天下矣而士或空疏舛陋立詞不根視經傳如異物有志之士慨然

思變之義理考證之學遂判然不可復合今天下考證之風如昔之言義理者矣其設心注意專以爲吾學而不因習尙者固亦有之而不可數數觀然則當昔時而能言考證者眞考證也當今之世而能言義理者眞義理也可謂雄俊特出不惑於流俗之君子矣此尤余之所重於先生也

朱尙齋詩集敘

甲申

尙齋先生以詩集見示受而讀之蓋以吾之性情合乎唐賢之格調而於世之標領新異矜尙奇博者夷然不屑也曰吾所得之古者不在是則莫吾易也夫詩亦何

柏棧山房文集

卷四

七

必不奇不博不新不異者而必貴夫古人何也曰吾非貴古也貴古之能得其眞今責丹青者曰吾欲使山淵易其狀草木變其質蟲魚鳥獸恢其形夫人而能之也第曰山如履其石水如臨其流蟲魚鳥獸草木如撫其鱗甲羽毛柯葉則非國能者將縮手而不進夫人人能之者不可爲難能而難能者必屬於一人所獨能者矣然而山淵易其狀草木變其質蟲魚鳥獸恢其形不可以爲不奇不博不新不異也而卒不爲能者之所難與求者之所貴至於詩則反賤其難而貴其易曰古人無異乎人者此古人之所以不可及歟今先生之詩其登



臨游宦之所得風俗利病之所經觸於情感於物者人之所同也而獨以其不爲奇博新異者適肖其情與物之眞而若忽然而得之夫忽然而得之者其詞常爲千百思之所不能易此非求之古人中不可得也故曰眞也或曰詩者不得舒其意之所作也先生之令吾宣有惠政焉亦旣行其意矣而其詩慨然焦然於民事重有憂者則先生之志乎古者豈僅詩云乎哉

桑歿甫先生集敘

乙酉

桑歿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清曠有自得之趣非如同時諸人掇拾南宋後之偏詞剩義爲

柏硯山房文集

卷四

六

奇博者比也先祖石居公嘗樂誦之又有五岳集則棄官後放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甯曾亮從之游嘗出是以贈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而雲柯先生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詩板亦殲焉相與慨然久之詢其與歿甫先生同時人其後或絕無嗣或託賤工姓名不足以自達嗟夫盛必有衰理之常也然卿相科第多能世其家而文人之有後者何少也豈天之所輕重損益固與人殊歟抑富貴而凌夷者人以多而忽之而聞人之子孫不幸爲世所指名耶則爲之子孫者蓋其難哉今樸堂以貧故方奔

走於四方而拳拳於先人之典籍曰吾少息必復刊而行之屬曾亮爲之序樸堂誠篤君子也吾知其言之必可復也若是者可以爲聞人之子孫而知其難者已

繁昌縣志序

丁亥

道光三年安徽巡撫安化陶公奏修省志以別於江南通志自縣至府各上所修以備省志之採擇於是繁昌縣志成大令張君以序爲請蓋繁昌之有縣始於唐縣而有城也始於宋有城而遷今縣治也始於明之天順有縣而創立志書也始於明之正德 國朝自順治迄

乾隆修志者三焉當建邑之初庶事草創至宋慶厯間

柏枧山房文集

卷四

五

始爲完邑物用旣饒民獻亦修

聖朝宏功膏澤豐

美則夫田廬芻牧之數禮俗文物之紀日新月異於前者宜以要最著於官書使守土者辨肥瘠而布其利察奢儉以制其俗且以待大吏者考驗於是以通人地之所宜非空文而已也令君之勤烏容已哉余又以謂古郡不過數十縣不過數百自魏晉僑置多立名字以自誇詡隋唐因之未盡革也故有今數縣之地而古統以一令者豈古之人材獨優哉蓋古自縣令以下由丞尉少吏及三老孝弟嗇夫亭長皆於民有教化謹何之權而民亦兢兢焉無薄待其官之意故令之權積累而增

重使無與令其治之人而權又不足以使其佐而欲以一人之身周悉乎數百里之內無古今皆不可行也然則分郡縣之官而裁其地亦揆時務協變通之道而世所謂古制不可行於今者非其制之不可行乃得其一而失其一者也繁昌故南陵分邑也故因論及之以俟考古者正焉

房文集

卷四

三

房文集

而夫其一者也繁昌故南陵分邑也故因論及之以俟

而夫其一者也繁昌故南陵分邑也故因論及之以俟

而夫其一者也繁昌故南陵分邑也故因論及之以俟

而夫其一者也繁昌故南陵分邑也故因論及之以俟

